「劉氏考訂族譜」之謬

作爲「証明」劉備葬於奉節的所謂「劉氏考訂族譜」，單從中新社消息所引一段，就顯出漏洞多多。現再引於下面，再証其謬——

「世祖公劉備，字玄德，係中山靖王十五世孫，諡昭烈，稱帝於成都，遺址尚存，公終於白帝城，葬於夔府城內衙門後花園內，以鐵封其墓，有花亭爲記。」

日前已指出「世祖」、「公」等稱謂，露出破綻；今天就「劉備」、「稱帝」、「終於」、「其墓」等稱謂，再揭其破綻。

一、「劉備」這種叫法，不應在其子孫所修「族譜」出現。子孫也不會對祖先直斥其姓，按照習慣，若稱其名，必冠以「諱」字；何況他是皇帝，更應用「諱」字。

二、「稱帝」是貶詞。在古代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影響下，子孫是不能對祖宗有任何貶詞的。對於劉備稱帝，即使不書「即皇帝位」，也會簡稱「即位」，或用「登極」、「踐祚」等字眼，決無理由用「稱帝」這種貶詞的。

三、「終於」也非適當詞語。劉備是祖先，又是皇帝，所用的詞，應是「崩於」，即以「崩」字代「終」字；即使普通貴族，也會用「薨」字代替「終」字。

四、「其墓」的用法更是大錯特錯。皇帝葬身之處，是稱「陵」而不稱「墓」的；用「其墓」字眼，更是見外之詞，豈子孫所宜用的？所謂「考訂族譜」，實在經不起考驗！

上下四方 茗翁

聽的一個

講笑話，是開始講時，人家認爲你講正經事，效果往往最好。舉例說，你可以在開始時說，現在有一數學問題，考考聽者的「智商」是高是低，一般人自然聚精會神聽你道來。

你就可以說，某時某地，有某齊人甚寵其妾，帶入門以後，妾佔了睡房，迫齊人之元配出廳睡的。兩妻共住，難爲了丈夫，爲了陪夜權，就爭個不休，本來是輪流一夜住房，一夜住廳，是雨露均勻的。

但是寵妾要佔便宜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不是雙數可以各半分開，所以就制定一種可以佔便宜多陪丈夫一夜之辦法。

但凡是單月，由她陪；單數夜，元配佔雙數夜。

有卅一日的僅得八、十、十二月，所以一年下來，妾就多佔一個便宜夜。

合該有事，遇到閏年，二月有廿九日，于是你問，那一天，丈夫應該×房的一個，還是×廳的一個。

聽者爲數目計算而一時忘記了這可能是開玩笑的場合，所以例必會不假思索就答：

「應該×廳的一個。」

說笑人點點頭說道：

「誰應該『×廳』的一個『。』」

味有JOKE

醒目

醒目詩詞

人目醒

減字木蘭花

大陸色情刊物泛濫

如斯情況，是否近年因爲放？放過罷耶？可是詩人不信邪！

長期抑制，一放才難防此弊。若早開通，尺度何愁放得鬆？

太平小記 三鳳

拍舊上海用國語歌

香港電影拍倩上海者，都重三、四十年代上海的聲色之場與黑社會，但對兩者所知不多，在此間稱「老上海」者眼裡，總感不像，好在「老上海」少，對此兩者有所知者尤鮮，所以不像不成問題。我失去着「不夜天」試片的機會，週二一破慳奚往「皇都」購票，對看華語片，在我確是「慳套」。香港重粵語流行曲，電影界以爲舊上海夜總會與大舞廳中亦重中文流行曲，其實，當年上海中、小舞廳亦以西方流行曲爲主。在大舞廳中，紙四十年代「米高美」例外地由吳鶯音唱幾首中文流行曲，佔全部有音樂的時間氣廿分之一。「不夜天」故事發生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，上海的夜總會與舞廳中都無中文歌，片中有兩首，旋律是四十年代白光唱的「如果沒有你」與五十年代李香蘭唱的「三年」，都由國語易粵語，詞亦改了。「三年」係全片音樂中的基調，曲出亡友姚敏。香蘭的高音婉美。如果在電影中由徐小鳳或梅艷芳唱出，效果更佳。該片雖是「做戲咁做」，但我亦感值回二十三元的票價呢！

粵語流行曲中好旋律少，每由東西方異域搬來塡詞，還是像「不夜天」般動動三、四、五十年代國語歌的腦筋吧！單是姚敏一人所作，至少有二十首勝近年此間所謂名歌了。

取自由咎

李茵 水晶球

工作上接觸的朋友，大部份認識超過七八年，彼此已熟知對方「真面目」，加上工作性質與其他行業不同，平日我們多數便裝一度便出現了。

對自己這份「隨便」，我絕少放在心上，並非不在乎，只沒發覺給人觀感原來是「八婆」一名。

有天忙完公事，順便到服裝店添置一兩件夏裝。入門時已覺店員眼色帶點不屑，這種情形見怪不怪，我也回個不理不睬自去挑選貨色。

在一些中上價錢的貨品前，我挑來挑去找不到適合自己的貨色。該售貨員不知什麼時候走近我身邊，她見我東張西望，於是介紹我到另一掛架上找，表示那些衣服較平，也適合我穿着。

趕前翻了一翻，我二話不說的離去。

眞氣人哩！你倩那堆是什麼服裝？衣料花欵難看都不說，衫樣之古舊幾乎連「金山婆」都嫌過時。

當時有份被侮辱的感覺，我竟是適合穿着這一等級服裝的貨色？心裡不禁暗罵售貨員眞是不帶眼識人，生氣得沒了買衫的興頭。

這件事過去了也沒記在心上，我照樣恤衫西褲一披，朝出晚歸。

有天拖着疲累身軀返家，經過鏡子前不經意看了自己一眼，忽然想起在服裝店的那堆廉價服裝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也原諒了該售貨員。

那怕你只是十八二十的少女，忽視儀容也難予人好感，我的被售貨員當「八婆」辦，實爲自取其「辱」。

劉熊太早於蔡中郎了

漢光武帝是劉熊的高祖，傳到熊應是第五代，決不如南初宋的金石大家趙明誠所懷疑的「碑文有誤」，熊是光武之曾孫而非玄孫，當然碑文決不會誤會爲玄的。那麼這書碑人無論怎樣，也不容易趕到東漢末年的蔡邕了。蔡拜中郎將，故稱蔡中郎（字伯喈）。因爲光武即位在西元二十五年，到蔡中郎極盛時的董卓時（獻帝初）；再到繼董卓主漢獻帝的中央政府作丞相的曹操（獻帝建安末年至，篡位給操之子魏文帝（黃初元年爲西元二二〇），差了九十五年。五世之高祖至玄孫。

半山堂隨筆 陸天臺

卓，再三年改年建安，曹操遷帝至許都，自爲司空，時爲西元一九六年。蔡邕與曹是好友，但蔡因係董卓所敬重請出山，爲卓所脅迫，都出現這個「大名」。一時間，好像加州的比華利山移到這裡來了。

也許是「比華利山」這個名字太吸引，現在新落成的這個私人住宅區，也取名爲「比華利山」。螢幕上所見，這新住宅區，倘用本港的標準去衡量，也可說得上頗爲豪華，有游泳池及其他一些樂康設施；屋宇建築在一座小崗上，狹小些。一百九十萬不是個小數字，也不虛有其名的。

中郎所書，時間即算在董卓以前，亦不致早到如翁方綱所云「碑立於和帝安帝之間」。

這一計算：熊爲光武玄孫碑文無誤，但除非立功德碑在熊遷離酸棗令後三年，或死後許多年有追思的功績碑，否則蔡中郎是趕不上書碑的。換言之，劉熊爲光武玄孫若什九無誤，碑也不可能是蔡邕寫的。王建之詩，似未詳考劉熊早於蔡中郎太多年了。

這裡原是一家中學的校址，現在落成推出的單位，據說共有一百八十個，建築面積自一千三百餘呎至一千九百餘呎，每方呎訂價約爲一千四百元。

看到廣告接連推出，並且如此的「大手筆」，想像一下，在宣傳上花的錢可眞較高不少；也大抵只有這類較高級的樓宇，由於售價較高，才可以負担得起這樣的宣傳費。現在點較適中，而建築較講新落成的住宅，倘若地價高不菲。以這裡而言，這樣的家居對一般人來說，自然也夠寬敞，但講究些的家庭却仍嫌狹小些。一百九十萬不是個小數字，能夠花得起的人大抵不太多。

醒目

八面玲瓏 薛后

鬼撞！

撞鬼！又是鬼片。

在試映室裡，寫影劇的方梨姐姐還沒坐下來就嚷嚷。

我們這一行幾乎每天看試片，近期看的十之八九是鬼片，有本地的、歐西的；寃鬼、色鬼、烟鬼、「核突」鬼……說得出的、說不出的、也鬼都有。

多種多樣的鬼片，我比較欣賞的是「夜半鬼追人」一部。它不像其他鬼片一味搞驚嚇，或用血腥的、「核突」的形象搞官能刺激，它在劇情佈局、氣氛營造上有希冶閣式的風味；更難得的地方，是它寫的是人，而觀衆以爲是鬼，只是結尾的一筆，又搞去了，又明明寫人，又有眞鬼的出現，畫蛇添足！

也有這種現象，以至一段時期內，「四大公司」也拍鬼戲。中聯的「血紙人」、新聯的「誰是兇手」、光藝的「鬼夜哭」、華僑的「鬼新娘」……甚至白燕息影之作「瘋婦」，寫的也是「瘋鬼」。

不過過去的鬼片有個共同特點：以鬼喻人，明寫鬼，實寫人，也有鬼聲鬼氣，實在是有人搞鬼！也有官能刺激，到頭來還是告訴人，世上是沒有鬼的，有之是作祟的人或是疑心生暗鬼。現在搞鬼的，有之是作祟的人或是疑心生暗鬼。現在搞鬼的，有之是作祟的人眞信有鬼。眞見鬼了！

粵語片時代，「四大公司」，「誰」，「核」，「突」，「鬼」，「夜」，「半」，「鬼」，「追」，「人」，「鬼」，「新」，「娘」，「瘋」，「婦」，「寫」，「的」，「也」，「是